

謝靈運〈山居賦〉自注原因析論

許恬怡

輔仁大學中文所博士班

提 要

謝靈運的〈山居賦〉，規模宏大，內容豐富，賦之正文三千九百一十五言，注文四千九百三十二言，共八千八百四十七言。^①無論是描寫始寧墅的地理位置、山水風光，還是介紹當地的自然資源和個人的隱居生活，皆面面俱到，力求詳盡，在鋪陳誇飾上用力甚勤。特別的是〈山居賦〉行文之間夾雜大量的自注，這是否為謝靈運個人的創舉，還是當時流行的風氣？除了〈山居賦〉外，謝靈運尚有〈怨曉月〉、〈羅浮山〉、〈嶺表〉、〈長谿〉、〈孝感〉、〈歸塗〉、〈感時〉、〈傷已〉、〈逸民〉、〈入道至人〉、〈辭祿〉、〈撰征〉、〈江妃〉等十三篇賦作，其中〈羅浮山〉、〈歸塗〉、〈感時〉、〈撰征〉等賦雖有序，卻只有〈山居賦〉有序並自注。^②在這之前，漢賦及其他大賦是否有人注解過？如果沒有，是否代表當時的文人讀來並無語言上的隔閡與障礙，那麼，他應該也沒有注釋的必要；反過來說，若有他人之注，謝靈運又為何一定要自己作注？原因與用意何在？在其表面的注文之外，是否有另外的涵意？他的注文和當時的文章注解方式有何異同？這是本文所要探討之問題。

關鍵詞：謝靈運 山居賦 自注 賦注 六朝賦

① 包括正文脫字 34 字，注文脫字 21 字，共 8847 字。一般人所提〈山居賦〉皆只曰上萬言或近萬言。

②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88），卷 30 至 33。

謝靈運〈山居賦〉自注原因析論

許恬怡

輔仁大學中文所博士班

一、賦注之源流

簡單的說，中國詮釋經典之作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注疏體，一是議論體。前者為訓、詁、注、箋、疏、章句、正義等著作，後者則為記、傳、外傳、語錄或其他發揮經義的子書。

注釋^③這一著作形式，最早出現於《詩》、《書》六藝之文。

這些經典的注釋在漢代即層出不窮，是因為先秦時代的古書傳到漢代已經深奧難懂，需要借助注釋來增加理解。由於兩漢的統治者設立五經博士，尊崇儒術，所以當時所注解的多是儒家經典。如毛亨的《毛詩詁訓傳》、鄭玄的《毛詩箋》、《周禮注》、《儀禮注》等。其次是對子、史部類著作的注釋，如《國語》賈逵注、《戰國策》高誘注、《老子》河上公注。班固《漢書》在後漢時已有應劭、服虔、韋昭、司馬彪、晉灼諸家注。從《隋書經籍志》看來，集部類的注不僅最晚出現，數量也最少。而賦注是其中出現得最早，數量也最多的。《詩經》有注最早，但是在古人眼中《詩經》占據的是經典的地位。《詩經》以外，集部最早有注的是《楚辭》。雖然後漢王逸作《楚辭章句》時，曾把《離騷》看成《離騷經》，但即使把楚辭排除，賦也是集中

③ 古注的內容有四：1.解釋詞義 2.疏通文意 3.分析句讀 4.講解語法。

最早出現注釋的文體。這或許跟古人認為它是「古詩之流」、「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而為『六義附庸』」《文心雕龍·詮賦》有關，也可說明賦體在古人文學觀念中的重要性。^④到東漢後期，賦注漸漸多了起來，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時人為《漢書》所作的注，如服虔、應劭、郭璞、韋昭、如淳等人為揚雄〈甘泉賦〉、〈羽獵賦〉、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所作的注。^⑤這些注家都是當代著名學者，他們的本意不一定完全是專為賦作注，極有可能是因為這些賦被收入《漢書》而順帶提及，但他們淵博的學識卻為後人解讀作品時，破除了語言與時空的障礙。

賦注受人重視而真正發展起來的時代是在魏晉。西晉左思〈三都賦〉至少有三個同時代的人為其作注^⑥。衛權在左思〈三都賦〉略解序中說：

有晉徵士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覺斯文而慷慨，為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尚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為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皆精研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一子之遺文，又為之略解。

以上所言，足以證明賦注形式的流行和受人重視的程度。其後，王儉注王僧虔〈書賦〉（《南齊書·王僧虔傳》）；劉杳為昭明太子〈徂歸賦〉作注（《梁書·劉杳傳》）；風氣既開，後繼不絕。雖然注家對當代賦作給予相當的注意，但兩漢大賦仍使注家保持高度的興趣。兩漢大賦以鋪張誇飾見長，賦家好逞博學，喜用瑋字，需要疏解之處很多，〈子虛賦〉、〈上林賦〉、〈長楊賦〉、〈羽獵賦〉等就是這樣的作品。漢魏晉歷代注家都曾為之作注，這些賦的作者如司馬相如、揚雄等原是著名小學家。在文字音韻上有精深的造詣。而賦的注家張揖、韋昭、郭璞、司馬彪等人也都是當時有名

④ 參閱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185—187。

⑤ 參閱漢·班固《漢書》卷五十七，列傳二十七〈司馬相如〉、卷八十七，列傳五十七〈揚雄〉、《文選注引書引得》、《文選》卷十七〈上林賦〉〈子虛賦〉。

⑥ 參閱楊家駱主編《晉書·左思傳》（台北，鼎文書局，1980）。梁·蕭統《文選》（台北，藝文書局，1983）。〈蜀都賦〉劉逵注。〈吳都賦〉張載、劉逵注。〈魏都賦〉張載注。〈三都賦〉衛權注。

的訓詁學者。他們是這類賦家作品難得的知音，同時，其學識才華也因此而得以充分施展，可謂相得益彰。^⑦

二、自注形式的產生

箋注是中國傳統文學中一個頗重要的形式。為了讓讀者更理解自己的作品，也為了更好的自我表達，賦家覺得有必要在作品中加些注，因此產生賦的自注。自注的形態是從何時開始的呢？有以下三種說法：

(一)錢鍾書《管錐編》云：

何琬《樵香雜記》卷下：自注始於王逸，戴凱之〈竹譜〉，謝靈運〈山居賦〉用其例。《漢書·藝文志》亦自注，然非發明文義，故不以託始。梁玉繩《瞥記》卷四舉北魏張淵〈觀象賦〉、北齊顏之推〈觀我生賦〉亦有自注，……苟王逸、張衡、左思諸賦之註非出己手，則靈運為創舉矣。^⑧

(二)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云：

從現有材料看，這可能是從左思〈齊都賦注〉開始的。它不僅解釋地名，而且解說文意。接著出現了庾闡〈揚都賦注〉、曹毗〈魏都賦注〉、郭璞〈蜜蜂賦注〉等自注。大抵不外對字音、字義、名物、地名等的訓詁，基本上是左思〈齊都賦注〉一類。至劉宋謝靈運的〈山居賦〉注，在此基礎上，將自注之例發揚光大。它不僅篇幅擴大若干倍，而且以釋事數典闡釋意理為主，與本文互相發明，注文用散體，與賦本文用駢體相對，語言亦多可觀。^⑨

(三)周勛初〈論謝靈運山水文學的創作經驗〉云：

⑦ 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185—187。

⑧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78），第四冊，頁1286。

⑨ 參閱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87—188。

謝靈運作〈山居賦〉，又作了新的變革。他才學門第並高，用不著像地位低下的左思那樣，仰求他人延譽；而他學問博大，也不屑請人幫著闡揚，於是他為〈山居賦〉自行作注，注文詳盡，成為〈山居〉的一個組成部分，創建了賦史中一種新的體例。^⑩

根據以上三種說法，關於自注形式的產生有兩種推論：一是由謝靈運〈山居賦〉開始；一是有先例可循。但追溯《全晉文》中的文章，左思〈齊都賦〉殘句並無注。庾闡〈揚都賦注〉有注，只有一句「判，本作泮」。但是否為自注仍有爭議。^⑪曹毗〈魏都賦〉、郭璞〈蜜蜂賦注〉皆無注，亦無從考證。故自注為謝靈運創舉之說可能較為可靠。

三、〈山居賦〉注和《水經注》、《世說新語注》之異同

古人一直重視寫作大賦，因為得以表現個人各方面的學識，〈山居賦〉體制宏大，包孕豐富，自然是謝靈運竭盡心力之作；而他秉性高傲，處處不甘落於人後，創作〈山居賦〉時也刻意求新，企圖把各方面的才能反映出來。

謝靈運的〈山居賦〉自注，在當時應為創舉，故無法和其他人之自注比較。但可與同時期的古書注釋作比較。目前所知魏晉南北朝時期較著名的注釋有何晏的《論語集解》、韋昭的《國語注》、裴駰的《史記集解》、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劉孝標

^⑩ 參閱周勛初：《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論謝靈運山水文學的創作經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85—86。

^⑪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台北，廣文書局，1968），卷16。《庾闡〈揚都賦〉》條曰：「張守節《史記正義》說「三江」引庾仲初〈揚都賦注〉蓋賦成又自為注，謝康樂〈山居賦〉有注，殆取仲初之例乎？」今按：《史記正義》未引〈揚都賦注〉，而《水經·沔水注》曾引庾仲初〈揚都賦注〉說「三江」，錢氏當是誤記，然《濡水注》又云：「庾杲之注〈揚都賦〉」，則是庾闡仲初自注其賦，抑是庾杲為之注，尚難斷言。《全晉文》卷38收〈揚都賦〉佚文若干條，然無注，亦無從考證。

的《世說新語注》以及酈道元的《水經注》等。¹²因〈山居賦〉自注與山水關聯較大，再加上《世說新語》對當時名士的言行有詳盡的描述，我們暫就以酈道元的《水經注》、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與〈山居賦〉注作比較。

《水經》原為桑欽所作，列舉全國大小河流一百三十多條，酈道元繁徵博引，收集有關全國水文之記載，詳為考訂，為之注釋。凡四十卷。河流所經之處，詳敘其城邑建築、人物故事、歷史古蹟、地理沿革，以及神話傳說等。尤其對山水風景，有深刻而生動的描寫，如他所注水經的「清水出河內修武縣北黑山」的一段文字：

黑山在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有屈瀑布。乘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赴之聲，震動山谷，左右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山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峰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剝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為勝處也。¹³

文字順暢而優美，敘述生動，山水面貌，歷歷在目，儼然是一篇山水小品文。後半又曰：

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故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為南陽。」又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始皇改曰脩武，徐廣、王隱，並言始皇改。瓚注《漢書》云：「按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西伐脩武時，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餘按《韓書外傳》言：「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更名寧曰脩武矣。」¹⁴

於是，我們可以了解：《水經注》是以解釋地名為主，人物、出處為輔。引書浩繁，包括：《漢書》、《後漢書》、《唐西域記》、《御覽》、《晉志》、《隋志》、《史記》、《漢書》、《元和志》、《地理風俗記》、《韓書外傳》……等，內容十

¹² 參閱《古注選讀》序言（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出版，1987年），頁2—4。

¹³ 酈道元著，王先謙注：《水經注》（成都，巴蜀書社，1985），卷9〈清水〉。

¹⁴ 同上注。

分豐富，不僅對河流所經之地理環境描述精細周密，文字的書寫，更是靈活貼切，有其獨到之處，它不同於一般的注釋書，實際上也可說是一部創作。

而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則是以人物為主，以佳事佳話註解。此書引言詳確，將人物的言行事蹟描繪得栩栩如生。如〈言語第二〉第一〇八則云：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1)，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

(2)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3)

注曰：

(1)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瑛，秘書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

(2)《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

(3)《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脩心守真，還無異矣。不脩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此段以謝巧答淳之故事，孔以謝好戴曲蓋笠，便說他不能忘情於高官厚祿，而謝則以《莊子》一書中有人害怕自己的影子、腳跡的故事，來反說孔淳之胸中存有貴賤的形跡，才會如此。同樣是引書浩繁，內容豐富，也是相當用心的一部注解。但《世說新語注》以人物為主，和〈山居賦〉注的差異，顯而易見。《水經注》則以解釋地名為主，人物、出處為輔，旁徵博引，內容豐富的程度，比起〈山居賦〉注當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山居賦〉自注，有注音、有解詞、有釋句、有名物出處，也有像《水經注》描繪山水景物的小品，最大的差別應該是謝靈運以自注抒發心中的想法，注中有話，而非只是單純的注解。錢鍾書曾提出評論：

〈山居賦〉有靈運自注甚詳，賦既塞滯，註尤冗瑣，時時標示使事用語出處，

而大半皆箋闡意理，大似本文拳曲未申，端賴補筆以宣達衷曲，或幾類後世詞曲之襯字者。^⑮

正如以上所言：「大似本文拳曲未申，端賴補筆以宣達衷曲。」他想補的，是什麼東西？有什麼話不能直接說明？在〈山居賦〉的序文裡他說：「意實言者，而書不盡，遺跡索意，託之有賞。」在賦的結語又言：「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詞意已具，卻自注：「故停筆絕簡，不復多云，冀夫賞音悟夫此旨也。」他一直強調「意實言者，而書不盡，遺跡索意，託之有賞。」是希望能有知音能欣賞其作此文之真正涵意。由此觀之，〈山居賦〉注文中所蘊藏的深意，的確是值得我們去探索的。

四、〈山居賦〉注文自注之原因

一般而言，注疏體因用字精簡、結構零散，一般人很難去體會詮釋者的用心與思想；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注疏體著作只接觸到解釋層面，並未進入詮釋層面，這是必須澄清的觀念。其實，注的本身，也都蘊涵著作者的寫作企圖，具備整體性的思想結構。現在我們就透過〈山居賦〉的自注，試著閱讀謝靈運自注之原因，並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一）自負其才學，立言以求不朽

我們都知道：謝氏家族，不只是一個權勢顯赫的「鐘鳴鼎食」之家，也是一個文風極盛的「詩書簪纓」之族。^⑯謝靈運的優越感，除了來自家族之外，也來自他本身。他認為自己的博學與才能，無人能出其右，除了他自己，恐怕沒有人能為他的文章寫出更好的注解，了解其真正意涵。

這種想法，自然與他成長的背景有關。他出身在六朝最顯赫的兩大家族之一的謝家，先天就秉承了優厚的物質條件，再加上「幼便穎悟」、「少好學，博覽群書，文

^⑮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78），第四冊，頁1285—1287。

^⑯ 參閱鍾優民：《謝靈運論稿》（濟南，齊魯書社，1985），頁28。

章之美，江左莫逮」¹⁷，並涉獵過「兵技醫日，龜筮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曆之書」¹⁸且「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高僧傳·慧叡傳》）又擅長書法繪畫¹⁹，這樣的文才學問，在當時，是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提並論的。因此，他表現出來的就是浮躁不羈、負才傲俗和露才揚己的性格特徵。²⁰

後來，因為政治的變動，宦海浮沈、仕途坎坷，已非建立功業之時。於是「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種「立言」的觀念，油然而生。魏文帝曾說：「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²¹因此，謝靈運在失意之時，致力於創作。努力尋求自我的肯定與地位，也藉此抒發心中的鬱悶。

他在〈山居賦〉中，介紹了各家的經義和眾多的典籍。包括《易》、《詩》、《書》、《左傳》、《禮記》、《論語》、《爾雅》、《老子》、《莊子》、《本草》、《離騷》……。用典之繁，事類之廣，充份表現其才學。當然，除各項經典外，還包括當時流行的事物。如賦文所言：「〈敏玄〉之逸曲，感〈江南〉之哀嘆。〈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其注文曰：

敏玄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蓮。秦箏倡蒹葭篇，唐上奏蒲生詩，皆感物致賦。

可見他對當時江南的民歌也曾加以注意，並表現在自己的作品中。如〈彭城宮中直感歲暮〉的：「楚艷起行戚，吳趨絕歸歡」、〈道路憶山中〉的「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淒淒明月吹，惻惻廣陵散。」以及〈傷己賦〉：「歌白華而絕曲，奏蒲生之促調。」皆是，表示謝靈運在樂府方面的研究，有其特殊的見解。

¹⁷ 梁·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台北，中華書局，1966）。

¹⁸ 參見〈山居賦〉正文。

¹⁹ 梁·沈約《宋書·謝靈運傳》：「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張彥選《歷代名畫記》記載：唐會昌五年，武宗滅毀佛寺後，浙西甘露寺天王堂外壁尚存有謝靈運所畫的菩薩六壁。

²⁰ 參見丁福林：《東晉南朝的謝氏文學集團》（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頁96。

²¹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文帝紀》（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注引《魏書》。

又如：

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蓂，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柏萬代而不殞，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蒂，茂素蕤於紫枝，既往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

其注文曰：

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雙核桃杏人也。六根者，苟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根也。五華者，堇華、芫華、□華、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槐實、柏實、兔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荊實、蓼實□□也。二冬者：天門、麥門冬。三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蘭草，林蘭，支子，卷柏，伏苓。並皆仙物。凡此眾藥，事悉見於神農。

由此可知謝靈運的醫藥知識也很豐富。他也曾深刻去了解當地的風土文物。所以，因此，他的確有足夠的才學為他自己的賦，作如此詳盡而廣博的注解了。

(二) 避免讀者的誤讀

謝靈運在〈山居賦〉序中說：

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跡索意，託之有賞。

這段話說明了他這篇賦作和前代作品迥然有別。因為張衡的〈兩京賦〉、左思的〈三都賦〉皆是辭藻華麗、鋪張揚厲之賦作，「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

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表明〈山居賦〉是「去飾取素」，從具體、有形的自然山水中去領悟道的真諦和追求山居樸素之美。

就份量而言，〈山居賦〉的確算得上是大賦。當時一般的賦作大多在數百字之間，如鮑照之〈蕪城賦〉405言，顏延之〈赭白馬賦〉並序共880言，謝惠連〈雪賦〉718言，而謝靈運自己的另一篇〈歸途賦〉並序也只有268言。²²〈山居賦〉加上自注共有8847言。體製宏偉，已是其他賦作難望其項背的。再加上賦的本身內容豐富，集合當時各種知識，除山水景物外，還包括各種動、植物，並大量用典，藉以抒情寫志，所以雖然「去飾取素」，一般人也是不容易讀懂的。因此，就可能產生一些誤解。如曹道衡就認為：

謝靈運是南朝最傑出的詩人之一，但辭賦卻似非所長，他的〈山居賦〉見《宋書》本傳，篇幅很大，且多生僻字辭，除對了解南朝莊園制有一定史料價值外，似無太多特點。²³

其實，這樣的說法並不完全恰當。因為介紹某一地區的賦，對其他地區的人而言，儘管學問如何精深，礙於地域和空間的因素，也不免感到陌生，注解自有其必要性。然而，作者若刻意展現其才學，用一些艱澀冷僻的字句，也是很正常的。正如顧紹柏所言：

靈運詩還有一個缺點，那就是「語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詞，非疏莫通其義」（清吳淇《選詩定論》卷十四）這是他過分求新求奇造成的。²⁴

同樣的道理，可以用在他詞賦的寫作上。譬如〈山居賦〉所云：

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邛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鈇捫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

²² 參閱張國星編著：《六朝賦》（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

²³ 曹道衡：《漢魏六朝辭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159。

²⁴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上海，中州出版社，1987），頁27—28。

栖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

注文曰：

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川之畔。」溝池自環，竹木周布，場園在前，果園在後，應璩與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謂二家山居，不得周員之美。揚雄蜀都賦云：「銅陵衍，卓王孫採山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揚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鉏，裂帛為衣曰槻。」金谷，石季倫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過遊賦詩，一代盛集，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意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簫史。叢臺，趙之崇館。張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之雲夢，大中□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司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為魏文侯所起，溉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載。橘林，蜀之園林，揚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沖謂戶有橘柚之園。長洲，吳之苑囿。左亦謂長洲之茂苑……。

雖然謝靈運的自注在技巧及修辭上並沒有突破當時的形式，甚至有些只是讀音、名物出處和字義的解釋，可是對其中典故和理念的說明，不僅可以補充賦序的不足，更可避免讀者的誤解和誤判，也可以滿足他求新求變的作法。但是，大量的自注，也難免成為後人詬病之處。鍾優民就說：

〈山居賦〉行文間還夾有大量自注，這是他的創舉，也是其為近人詬病之處，有的學者對此提出尖銳的批評，認為：「一篇賦只能供別人來說，甚至連有些字也要擔心念錯，儘管作者怎樣自我欣賞，這樣的賦畢竟是不能廣為流傳的。」

所以連蕭統編《文選》也沒有收錄〈山居賦〉。²⁵

然而，在形式上，〈山居賦〉正因有謝靈運較為詳盡的注文，人們對於賦中的典故，才不致產生歧異，這也不能不歸功於他當初的用心良苦。就如同李善等人為《昭明文選》作註一樣，是為後學提供方便之門的一種值得贊揚的努力。

(三) 藉自注表達其研究佛學的結果

魏晉時之作家，常將儒道佛思想融於賦作之中，將個人所信奉的思想透過文字表現出來。²⁶

謝靈運和佛教，就有很深的淵源。湯用彤就說：

康樂一生常與佛徒發生因緣。曾見慧遠於匡廬，與曇隆遊崑崙，與慧琳法流等交善。著辨宗論，申道生頓悟之義。又嘗注金剛般若。與慧嚴慧觀等修改大本涅槃。近日黃晦聞先生論康樂之詩，謂其能融合儒佛老，可見其濡染之深。²⁷

〈山居賦〉中有一大段文字是和佛教有關的。如：

緡綸不投，置羅不披，礮弋靡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仁，傷遂欲之無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杜機心於林池。

又：

敬承聖詔，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綽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峰，冀振錫之息肩，

²⁵ 鍾優民：《謝靈運論稿》（濟南，齊魯書社，1985），頁220—221。

²⁶ 參閱李翠英：《六朝賦論之創作理論與審美理論》（台北，萬卷樓，1992），頁97—98。

²⁷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台灣商務，1981），下冊。頁436。

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微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

此段反應他歸隱山居，不僅僅出於政治失意，其中更有思想上的依據。注曰：

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²⁸

他「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峰，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把始寧墅當成了通向鹿野苑、靈鷲山、堅固林、菴羅園之類佛陀傳法施教聖地的橋樑，山水交美的始寧墅也成了佛教的聖地，身處其中的謝靈運，也虔誠的希望鐙王贈席、香積惠餐之類的奇蹟能發生。更迎接曇隆、法流二法師來說法，〈山居賦〉中提到：

曇隆，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糞掃必在體，物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

並說：

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眾無闕，法鼓朗響，頌偈清發，散華霏蕤，流香飛越。析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啟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

注云：

眾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眾遠近聚萃，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生。南倡者都講，北機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處。

此段文字詳盡的描述了當時講經的情形，表現謝靈運誠心禮佛的心態。湯用彤就說：

²⁸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台北，新文豐，1991），卷中〈不思議品〉與卷下〈香積佛品〉。

「〈山居賦〉於晉宋講經之情，敘之頗詳。」²⁹但是，佛學研究的精深並沒有為他贏得較好的名聲。湯用彤亦說：

康樂一代名士，文章之美，江左莫逮。雖性情褊激，常與世齟齬，然因其文才及家世，為時所重，故涅槃之學、頓悟之說，雖非因其提倡，乃能風行後世。但在當時，謝氏為佛旨揄揚，必有頗大之影響。夫康樂著辨宗論申頓悟，而江南各地皆有論列，亦可見其於佛法之光大固有力也。惟康樂究乏剛健之人格，於名利富貴不能脫然無慮。故雖身在山林，心向魏闕；心懷晉朝，而身仕宋帝。其於佛教亦只得其皮毛。以之為談名理之資料。雖言得道應需慧業，而未能有深厚之修養。其結果身敗而學未成。中國文人之積習，可引為鑒戒者也。³⁰

所以，謝靈運雖潛心修佛，他也想藉此自注展現其修佛的結果，強調其淡泊的心態，但卻因「身在山林，心向魏闕；心懷晉朝，而身仕宋帝。」被認為其於佛教只得皮毛，以之為名理之資料，未能有真正深厚之修養。因此，他雖極力投入佛學之研究，最後仍落得「身敗而學未成」的評價，所以，他雖一直強調其習佛的虔誠，然是否真能藉由佛法達到真正超脫自在的境界，恐怕仍值得商榷。

(五) 藉自注表明東山再起之心聲

謝靈運在〈山居賦〉中提到：

嘉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

注文說：

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云云。謂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歎。聽鶴，陸機領成都眾大敗後，云：「思聞華亭鶴唳，不可

²⁹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台灣商務，1981），下冊，頁83。

³⁰ 同上注，頁440。

復得。」³¹

他以陶朱、范蠡的及時隱退，因而得以善終，和李斯、陸機因留戀官場富貴，最後落得身敗名裂的悲慘結局來自我安慰。也不斷用「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³²告訴自己要知足，要能安於現狀、自求多福，但他心裡一直是想作官的，所以雖然逍遙山林，卻仍好排場、不甘寂寞；所到之處，都是一大群人，浩浩蕩蕩的。甚至有次還被誤認為山賊，差點引起軒然大波。表面看來像是不關心世事，實際上，是在等待時機，期望將來能有一展抱負之日。

在自注中也提到：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遠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伸高棲之意。

此段說明他的祖先是因為「遠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用意是「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伸高棲之意。」由此可知，他仍沉緬於過去的榮華顯耀之中。其實，在謝靈運的心目中，門第階級的觀念一直是根深蒂固的，況且，他也非常以自己的身世與門第自豪。然而新朝的皇帝劉裕，出身低級士族，僅粗識文字，開始只是他祖父謝玄部將孫無終和劉牢之的部下，現在反而要他屈身劉裕之下，心理上所受到的屈辱和打擊自然是巨大和難以承受的，再加上其叔父謝混又被劉裕所殺。這也是為什麼他始終無法真正貼近朝廷，而皇帝也無法重用他的因素。雖心中有愛才之心，仍有道突破不了的藩籬，故只能「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

而謝靈運自謂「才能宜參權要」，也因此而「既不見知，心懷憤憤。」後出為永嘉太守，在官職任上，卻不問公事，到處遊山玩水，肆意遊遨。又難免俗情，常常有

³¹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尤悔》：「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臨刑嘆曰：欲聞華亭鶴鳴，可復得乎？」這一年，陸機42歲。

³² 〈山居賦〉自注曰：「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牧，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

懷才不遇，俸薄職卑之嘆。明人張溥為《謝康樂集》作題辭，稱靈運「涕泣非徐廣，隱遁非陶潛，而徘徊去就，自殘形骸。」³³後來就託病歸隱，不問世事。

然而，其自注又言：

許由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于駒阜，齊桓公逐鹿入山，見之。涓子隱於宕山，好餌術，告伯陽琴心三篇。庾桑楚得老子之道，……。楚狂接輿，楚王聞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遂遊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預公卿大事，（病免，家居茂陵。鄭子真耕隱谷口，大將軍王鳳禮聘不屈。）遂與弟子別於山阿，終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織以自娛，後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為士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

顯然又是以這些隱居的高士來比喻自己，有治世之才，就等堯、齊桓公、楚王……之類賢能的國君求才於山野啊！於是，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謝靈運心中真正的理想，是在仕不在隱啊！

（六）尋求安身立命之道

在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一帆風順的時候，往往高唱儒家名教，而當其政治失意時，則往往向老莊之學尋找精神寄託，而道家順乎自然的哲理也為他們「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的處世哲學提供了理論的依據，從這種理論出發，謝靈運的用世與隱世的矛盾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了。當仕途無法如意時，他只能試圖從隱居生活中，尋求安身立命之道。以下就分兩個部份來探討：

1. 寄情於山水

魏晉時期，隨著精神領域的老莊之風的盛行，以及物質領域的大莊園的興起，山水自然之美終於成為人的自覺的審美對象。³⁴李文初也說：「中國傳統文化習慣從天

³³ 張溥著，殷孟倫注《魏晉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頁137。

³⁴ 敏澤：《中國美學思想史》（濟南，齊魯書社，1987），卷1，頁499。

人合一的觀點去觀照自然，把包括自然山水在內的自然界的美與人的心靈感受聯繫起來。」³⁵自然山水本是客觀景物，不帶有情感色彩，但因為人的欣賞而使其具有生命力。並從其中找尋另一種的生命情調與生活價值。

〈山居賦〉中便提到：

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生之夙悟，漸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

注文曰：

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遲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與知遊別，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曠。

如果照謝靈運自己的說法，是因「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恐會引人懷疑：他是真的熱愛山居生活，沒有一點點「以退為進」的企圖？是真能忘懷得失，安於現狀，並從中得到自在與安慰嗎？

就如錢鍾書《管錐篇》³⁶所云：「元好問〈論詩〉：『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識安仁拜路塵！』實則潘岳自慨拙宦免官，怏怏不平，矯激之情，欲蓋彌彰；靈運此作祇言『抱疾就閒』心自禪玄，詞氣恬退；苟曰『失真』〈山居〉過於〈閒居〉矣。」其實，這樣的說法，似乎有欠公允。他的隱退，並非故作清高，或是沽名釣譽。政治上的不如意，讓他試圖從隱居生活中另求安身立命之所，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窮山極嶺，是為洩其積鬱之情；所有的「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都只是在尋尋覓覓，尋求一個更達觀、更自在的生命情境，這是消極的逃避與反抗，卻也能因此得到短暫的安慰與心靈的解脫。

³⁵ 見李文初：《中國山水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111。

³⁶ 錢鍾書：《管錐篇》（北京，中華書局，1978），第四冊。頁1288。

2. 立命於玄學

兩晉時代玄學盛行，幾乎滲透到各個領域，深入到各階層人們的心靈。士族官僚用來辯護他們的統治及荒淫生活的「合理性」。顯示他們超脫世俗的姿態，博得高逸的讚譽。受排斥的名士、文人，由於士族門閥制度的障礙，阻擋了他們上升的道路，濟蒼生、求功名的理想破滅了，懷才不遇的悲嘆到處可聞，現實如此的令他們失望和憎惡，道家崇尚虛無、清靜無為、消極遁世的思想便跟他們的精神狀態，心理情緒一拍即合。誘導他們另尋志趣和歸宿。於是自然風光、山水之美，寂靜空曠的生活境地，成了他們嚮往追求的目標。如李建中所言：

魏晉名士，當他們在飽受「徘徊去就」之煎熬時，便將他們所理解的老莊之道玄學化、人格化、藝術化。以詩情、思辨以及詩與思中的人格塑造，來消弭心理的焦慮，昇華人格境界，最終在藝術審美的層次，覓到真正意義上的適意。³⁷

像謝靈運這樣熱中仕進又性格強烈的文人，在人生道路上屢經挫折，如果沒有玄理的化解，其後果就是更早的不為劉裕父子所容，或是徹底的陷於精神上的崩潰，於是他詩文中那樣多的玄理，正是緣情寫志而不是無病呻吟。其中之「志」正是以老莊佛經之理悟為主。所謂的「情」，就是他的熱中、狂傲、壓抑與焦慮。這些玄理，常與他的「情」產生矛盾，並在多數的情況下以理勝情，獲得了暫時的輕鬆與釋懷。

《文心雕龍·明詩篇》云：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句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

王夢鷗先生認為山水詩只是玄言詩的延長，而謝靈運不但賦與了山水景物生命，同時也用那些景物來表示自己的感情。³⁸正因如此，滿腔的憤悶得以抒發。於是，謝

³⁷ 李建中著，王鍾陵主編：《亂世苦魂》（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76。

³⁸ 王夢鷗：《傳統文學論衡》〈魏晉南北朝文學之發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頁151。

靈運從山水與玄學中，不斷尋求自己身心安頓的力量與人生的另一條出路。

結 語

白居易〈讀謝靈運詩〉中題到：

吾聞達士道，窮通順冥數，通乃朝廷來，窮即江湖去。謝公才廓落，
與世不相遇，壯士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
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豈惟翫景物，亦欲攄心素，往往即事中，
未能忘興諭。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³⁹

「通乃朝廷來，窮即江湖去。」、「豈惟翫景物，亦欲攄心素。」、「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這是謝靈運的苦悶。有口難言，有志難伸。他的一生，處於仕與隱的矛盾之中，隱而又仕，仕而復隱，仕不專、隱難久。⁴⁰就如殷孟倫所言：「謝靈運詩云：『工拙各有益，終以返林巢』是居朝端而慕江湖也，又曰：『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以則又處江湖而不能忘情於魏闕也。」⁴¹他終日尋尋覓覓，只求安身之所。最後，還是難逃棄市的悲慘命運。

姑不論謝靈運的性格是否是造成悲劇的因素，或他究竟是不是一個政治人才。⁴²由〈山居賦〉自注的注文，對於其自注的用意，我們可歸納出幾點結論：

³⁹ 白居易：《白氏長慶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卷7。

⁴⁰ 參閱顧紹伯《謝靈運集校注》（上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頁3。

⁴¹ 張溥著，殷孟倫注《魏晉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頁137。

⁴² 參閱丁福林：《東晉南朝的謝氏文學集團》（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四章，頁98。
「《高僧傳·僧苞傳》曾記載這樣一件事：『時王弘、范泰聞苞論議、嘆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眾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嘆服。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這個僧苞不愧是得道高僧，一語道破謝靈運的弱點。他日常生活的行為就是『才有餘而識不足』的表現，他雖自負其才，也懷有建功立業的抱負，後人也因他生不逢時，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而覺得惋惜。但他卻不具備政治家的素質與識見，甚至連基本的審時度勢的能力都沒有。』

(一)他自認博學與才能，無人能出其右，除了他自己，沒有人能為他的文章寫出更好的注解。也欲借此而達「立言」之意。

(二)〈山居賦〉因有謝靈運較為詳盡的注文，人們對賦文中的典故，才不致產生歧異。有其形式上的必要與意義。

(三)強調誠心禮佛的自在與超脫與佛學研究的精深。表示心中對富貴功名了無罣礙。

(四)徘徊在出處去就的矛盾之中，渴望有東山再起之日。

(五)借玄學與山水，尋求安身立命之所，排除心中的壓抑與鬱悶。

在後人的眼中，謝靈運或許是狂傲無禮、恃才傲物的；也可能，有懷才不遇的憤懣與無可言說的悲哀。透過〈山居賦〉的自注，我們可看到一個更為真實的謝靈運。我們就能明瞭，表面看來似乎只是刻板的翻譯與冗長的解釋名詞〈山居賦〉的自注，其中所隱藏的絃外之音與其所欲表達之意旨。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一、古籍與論著專書

梁·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台北，中華書局，1966。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台北，廣文書局，1968。

錢鍾書：《管錐編》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78。

楊家駱主編《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80。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台北，台灣商務，1981。

鍾優民：《謝靈運論稿》，濟南，齊魯書社，1985。

酈道元著，王先謙注：《水經注》卷九〈清水〉，成都，巴蜀書社，1985。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上海，中州出版社，1987。

敏澤：《中國美學思想史》第一卷，濟南，齊魯書社，1987。

王夢鷗：《傳統文學論衡》，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三十至卅三，成都，巴蜀書社，1988。

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七，四部叢刊，上海，上海書店，1989。

- 曹道衡：《漢魏六朝辭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台北，新文豐，1991。
- 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 李翠英：《六朝賦論之創作理論與審美理論》，台北，萬卷樓，1992。
- 李文初：《中國山水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李建中著，王鍾陵主編：《亂世苦魂》，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 丁福林：《東晉南朝的謝氏文學集團》，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
- 張國星編著：《六朝賦》，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
- 周勛初：《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李達富：《謝靈運》，長沙，岳麓書社，1999。

二、單篇論文

- 齊藤希史：〈關於「居賦」——〈閑居賦〉、〈山居賦〉（郊居賦）〉，《辭賦文學論集》，南京，江蘇教育，1999。
- 李雁：〈論謝靈運和山水游覽賦的關係——以〈山居賦〉為中心〉，《文史哲學報》，2000，頁 257。
- 王文進：〈陶謝並稱對其文學範型流變的影響——兼論陶謝「田園」、「山水」詩類空間書寫的區別〉，《東華人文學報》，2006，頁 69—109。

三、學位論文

- 陶玉璞：《謝靈運山水詩與其三教安頓思考研究》，清華大學中文系博論，2006。

The Reason of Xie Ling Yun Account of His “Shan Ju Fu”

Shu, Tien-yi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XIE LING YUN’S “SHAN JU FU”, The scale is great, and the content is abundant. The text endowed with is 3,915 words, annotation 4,932 words, total 8,847 words. Is the geography position, landscape that describes to start rather SHI NING SHU matter scene, still introduce the local natural resource and personal retired life, all every party involved, try hard for to make an effort in details and in spreading Chen the Kua Shi very and frequently. The special is to communicate officially of mix up in great quantities of from account, whether this is personal pioneering undertaking for him, or spreads at that time or not of custom? Before this, the Han-Fu and the other greatly Fu did someone account it? If have no, whether represent scholar at that time to read to without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 obstacle on the language, so, he should also have no the necessity of exegesis; Turn over to say, if there is the account of the others, why he had to make account once more? Are

there had any reason and intention where? This is the problem with study that talk about it.

Keywords: XIE LING YUN, SHAN JU FU, ACCOUT, SIX TOWARD FU

校對者：作者一校、蘇敏逸二、三校